

阿姆斯特丹:对共享“不感冒”

荷兰被誉为“自行车王国”,首都阿姆斯特丹更是自行车的海洋。在这座人口不到100万的城市里,有超过一半的居民日常通勤依靠自行车。骑行已经成为阿姆斯特丹独特的城市文化。也正因此,不少无桩共享单车品牌将其扩张的目标瞄向了这里。

从去年开始,包括新加坡Obike,丹麦Donkey Republic以及荷兰本土的FlickBike、Urbee等共享单车公司在阿姆斯特丹陆续投放许多无桩单车。一时间,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车大军里混入了各种颜色的共享小车。

然而这些色彩缤纷的共享自行车却没有受到当地政府的欢迎。据《荷兰时报》网站报道,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已经通知各单车公司尽快收回他们投放的车辆。到2017年10月底,没有被收回的自行车将被市政府全面收缴。

阿姆斯特丹负责交通的副市长皮特·莱特森抱怨说,不少共享单车公司投放了许多“质量欠佳”的单车,只是为了能够尽可能地收集用户数据,然后用做其他商业用途。“它们也不关心自家的车子是否被毁坏或是被扔到运河里,”莱特森说,“而且这些车子还占用了非常多的公用空间和本来就已经不够用的停车位。”

在阿姆斯特丹,自行车停车难一向是个大问题。荷兰在线称,阿姆斯特丹80万居民几乎人手一辆自行车,但城市中心区的停车位只有25万个。以至于市政府每年都会定期移走一些无人认领的车辆。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65年阿姆斯特丹就出现了共享单车“小白车”,但由于偷盗情况严重,“小白车”项目最后中止。现在,由于阿姆斯特丹的本地居民绝大多数有自己的自行车,共享单车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外地游客。

巴黎:有桩和无桩之战

紧接着阿姆斯特丹的脚步,巴黎市政府也宣布将要对无桩共享单车进行监管。路透社报道称,总部设在香港的Gobee Bike“一夜之间”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投放了许多绿色单车,引发了巴黎有关部门的不满。

巴黎负责城建规划的副市长让·路易·米

共享单车出海二三事

◆ 张晓东

城市租赁自行车在全球范围来看都并非什么新鲜玩意儿,然而基于二维码扫描解锁、无桩随意停靠的共享模式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发明”。美国《连线》杂志评论说,从无桩共享单车来看,中国科技企业“山寨”硅谷发明、然后再加以本土化改进的时代已经悄悄发生了改变。

路透社称,来自北京的摩拜单车和 ofo,总部设在香港的 Gobee Bike 以及新加坡的 Obike 是这一系列亚洲共享单车品牌的领头羊,它们正在欧美各大城市连连“攻城略地”。

不少观察者认为,现如今多方混战的无桩共享单车阵营中将有极大可能涌现出下一个优步或是爱彼迎——而这一次,这家巨头或许不再会是一家来自硅谷的企业。

思卡认为,如果政府不及时介入的话,共享单车会像之前的优步和爱彼迎一样,以“不遵守规则的外来者”的姿态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米思卡坦诚,对于共享单车这种新事物,并没有现成的法律法规可以用过来对其进行规范。“因此它们(运营商)看到了这个漏洞,立马跳了进来想要分一杯羹。这不能怪它们,但也不代表说我们会坐视不理。”米思卡表示,巴黎会尽快出台相关政策,给符合标准的运营商颁发执照。

在巴黎,官方推出的有桩单车项目 Velib 已经成功运营多年。因此有分析认为,当地政府此次对无桩单车表态强硬,也是保护“亲生儿子”不被外来搅局者挤出市场的举措。

2007年上线的Velib由巴黎时任市长德兰诺推出,经过多年的发展,它已经成为全球最成功的官方单车共享计划之一。在巴黎范围内,它拥有超过23000辆单车和1800个停车点。

与无桩单车相比,Velib显然不具备可以随意停放的优点。然而由于它提供前30分钟免费的优惠,与大约半小时收费50欧分的无桩单车相比,它不仅具备本土和先发优势,还相对便宜。

尽管政策不明朗,包括摩拜和Ofo在内的

共享单车还是执意进军巴黎市场。ofo以及新加坡单车共享品牌Obike都表示,它们年内就会在巴黎投放第一批单车。

曼彻斯特:破坏事件频发

今年7月,一段未成年人蓄意损毁一辆摩拜单车的视频在英国互联网上流传开来,引发了“英国人有没有准备好接受共享单车”的社会大讨论。

英国第二大城市曼彻斯特是摩拜单车出海的首发地之一。之前,该公司在曼城投放了1000辆自行车,在这座骑车文化并不发达的城市掀起了一股骑行热潮。

包括《卫报》和《曼彻斯特晚报》在内的当地媒体都赞誉这种方便快捷的共享模式。“或许这家公司能够帮助我们的城市转变升级为一个靠绿色出行为主的地方,就像哥本哈根或阿姆斯特丹那样。”《曼彻斯特晚报》评论称。

民众与舆论反响热烈的同时,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也随之发生:社交网络上很快充斥了各种单车被蓄意破坏的图片和视频。不到一个月之内,曼城出现了超过50起类似案件。

网友“Babamwap”评论认为,英国警方由于预算和人手不够,通常对这种级别的“小偷

23.《我也有爸爸》

1996年3月,黄蜀芹拿到朱小鸥提供的一个剧本初稿。粗粗一看,觉得虽然故事略显单薄,但立意很吸引人:

一个白血病患孤儿与一个足球明星之间的情感故事。一个生命弱小,甚至转瞬即逝;一个生命强健,为每场球赛的输赢不惜拼命。但弱者有其自尊自强之心,强者也有怯弱之时。只要活着,人格是平等的,并无强弱高低之分。人与人之间应当能够互助友爱——这种理念很激动人心。

创作之前,黄蜀芹先去采访了当时上海申花足球队的主教练徐根宝。当她踏进申花队的训练场,这是她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就像影迷第一次看拍电影一样,对片场的一切都感到新奇。看着球员汗水淋漓地在绿茵场上奔跑、碰撞、射门……黄蜀芹竟也产生了上场跟他们一起去奔跑的冲动。

在徐根宝的邀请下,黄蜀芹去看了上海申花队与北京国安队举行的一场义赛,这场比赛所得将全部捐给希望工程。请柬上印着“希望工程”那个标志性黑白图像:一个手握铅笔的女孩,蓬乱的头发下面是一双充满求知渴望的闪闪发亮的大眼睛。黄蜀芹心一动:这可以作为这部电影的结尾镜头。

熟悉了球队,就要体验病房里的生活。就像当年跟着裴艳玲巡回演出一样,黄蜀芹此次去了一家医院。原以为孩子得了白血病必已接近死亡边缘,生活也必定灰暗阴沉。可进了医院才发现,病房里充满爱心,气氛很温馨。那些病孩除了因化疗脱发而光着脑袋,与普通孩子并无二致。他们天真、活泼,打完吊针之后总是想尽办法玩耍。大部分孩子毫无病态,甚至因为顽皮而脸色常常是红彤彤的。

于是,黄蜀芹为这部电影定下这样的基调:不必过于沉重,要突出乐观的温馨,还要加上一些幽默感。

扮演足球明星的演员很关键,影片成功与否可以说一半系于他身上。黄蜀芹把“幽默的温馨”作为遴选的重要标准。有人向黄蜀芹推荐台湾音乐频道主持人吴大维。巧的是,黄蜀芹常看他的节目,还总是被他与生俱来的

小摸”置之不理,这导致类似事件频频发生。

在地球另一侧的澳大利亚墨尔本,共享单车也遭遇到类似的不幸。当地媒体报道称,Obike公司曾在一天内从河里打捞出来了42辆自行车。

佛罗伦萨:张开双手欢迎

比起其他欧美城市,意大利旅游名城佛罗伦萨显然要对无桩共享单车友好许多。在7月底的摩拜单车首发仪式上,该市市长达里奥·纳德拉和米兰市长贝塔·萨拉各自骑上了一辆单车,展示出官方的鼎力支持。当天该品牌单车在米兰和佛罗伦萨分别投放4000辆。

在此之前,佛罗伦萨官方主导过一个小型的有桩共享单车项目,但规模最大时也只扩展到975辆单车和165个停车点。《佛罗伦萨人》杂志以及“佛罗伦萨博客”网站等当地媒体都对新到来的无桩共享单车赞誉有加,称其为“古城里迎来的出行革命”,以及“不可阻挡的新潮流”。

佛罗伦萨博客网认为,阻碍无桩共享单车在这座城市扩展的主要问题在于,这座城市铺满了鹅卵石的狭窄道路并不适合骑行。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佛罗伦萨历史中心每年吸引超过1300万游客,但城内的交通一向是个大问题。该地区政府对共享单车的友好态度也反映出它试图解决佛罗伦萨拥堵难题的决心。

《佛罗伦萨人》则对单车的大小型号不太满意。该杂志援引地区议员玛利亚·亚马托的评论指出,摩拜单车只有一个型号,如果政府计划靠这个项目来解决市民出行问题的话,显然忽略了一部分人的出行需求。

“比如现在的自行车没有安放儿童座椅的地方,也没有适合学龄儿童骑行的型号。共享单车应该要为全体市民服务。”亚马托说。

意大利经济中心米兰早前已经建有规模大约5000辆的有桩单车共享系统BikeMi,但当地政府仍然对无桩共享单车抱有浓厚兴趣。

在摩拜之后,另一中资品牌Ofo也于9月在米兰投放了4000辆单车。当地政府称,以米兰的城市规模,至少需要17000辆共享单车,因此还会继续引进其他的共享单车运营商。

(选自《看世界》)

敦刻尔克



[英]约书亚·莱文/著
吴奕俊 陆小夜 王凌/译

25.英国空军的出色表现

当敦刻尔克大撤退于5月26日开始时,英国战斗机司令部的第11大队承担了在敦刻尔克港口、海上船只以及阻击德军的防线周围反击德军进攻的任务,空军副元帅基思·帕克向敦刻尔克派遣了16个战斗机中队。不过,英德空军在敦刻尔克附近空域的战斗早在5月23日就已展开,当时1架英国喷火战斗机和1架德国Me-109战斗机进行了激烈交战,这也是这两种战机间的首次交锋。

那天早上,英国空军第74中队的队长弗朗西斯·怀特驾机执行巡逻任务,他首先击落了1架德军的亨舍尔HS126侦察机,但这架侦察机发射的子弹也射中了怀特座机的散热器,迫使他在加来的马克机场着陆,当时该机场仍在盟军控制之下。由于德国人即将攻占加来,英国空军奉命执行救援任务:1架教练机在2架喷火战斗机的保护下,前往加来的马克机场接怀特。教练机在机场上降落,而2架喷火战斗机继续在空中盘旋,它们分别由埃尔·迪尔和约翰尼·阿伦驾驶。不久后,约翰尼·阿伦在无线电中报告,发现了几架德军的Me-109战斗机,并很快击落1架,击伤2架。2架敌机冒着浓烟,躲进云层。

埃尔·迪尔想要警告地面上的教练机,但是教练机上没有安装无线电,他只能降低高度,通过摆动机翼示警。此时,一架Me-109突然冲向停在地面的教练机,教练机驾驶员利特哈特和怀特只能找地方躲避。在更高的空中,约翰尼·阿伦正被数架Me-109围攻,他用无线电向迪尔求援。迪尔先把那架扑向教练机的Me-109击落,然后驾机爬升到高空和阿伦会合,向另一架Me-109开火,把它赶走。当教练机升空后,3架飞机一起返航。

事后回忆战斗过程,迪尔没有丝毫恐惧。事实上,他在战斗时异常激动,以至于在打空弹药的情况下,仍然追击最后一架Me-109。

5月26日,英军和德军在空中发生了一些小规模冲突,但由于天气恶劣,英国的许多

飞行巡逻任务被取消了。27日,大撤退工作已全面展开。但只有7669位英军士兵离开敦刻尔克。同时,尽管德国空军元帅戈林的指挥官们对战况并不乐观,但德军在战役初期获得了不错的战果——他们基本摧毁了敦刻尔克的内港。虽然英军飞行员们的作战热情高涨,但他们中没几个人发现过敌机。

当乔治·安文第一次遇到德军飞机时,他的反应和很多“菜鸟”一样——他愣住了。当敌机的炮火击中他的飞机时,他才回过神来,此后他再也没有这样发愣过。英国空军222中队的一位飞行员首次遇到德军的Me109战斗机时,立刻就被这些飞机漂亮的外形所吸引,但当他回过神来时,这些“漂亮宝贝”已经咬住了他的机尾,他的引擎也被打得冒烟。

随着作战经验变得丰富,英军飞行员们渐渐学会无视从教科书上学到的交战规则和战术。例如,他们不再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维克式编队飞行(由1架长机和2架僚机组成),反而开始模仿德军的飞行阵。不得不承认,德国人在战术方面领先于英国人。

英军飞行员们也开始无视另一条和飞行高度相关的规定——他们被要求在20000英尺高度飞行且不得低于15000英尺。这条规定原本是为了避开敌军的地面防空火力,但也会让地面的英军无法看清这些飞机,以至于英国军舰上的防空炮经常会误击己方飞机。最后,英军飞行员们习惯了低空飞行。

5月27日,德军庞大的战机编队逼近敦刻尔克,似乎打算依靠数量上的巨大优势彻底压倒英国空军。曾经参战的罗兰德·贝尔蒙特表示:“正常情况下,12架英军飓风战斗机需要面对40-50架德军飞机,有时双方的战机数量差距还会更加悬殊。”当天,大批德军轰炸机向敦刻尔克海滩和小镇倾泻了数百吨炸弹——不过其中有很多击中了沙堆,导致炸弹的威力被消解,破坏力基本所剩无几。

当27日结束时统计战果,英国空军在这一天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德军损失了30架飞机。在战斗中,英国的无畏战斗机表现出色,它们在清晨时打下了2架Me-109,在他们进行下一波巡逻时,至少打下了3架(也可能是5架)敌机,自己则毫发无损。德军飞行员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些配备着炮塔射手的飞机可能带来的特殊危险。

黄蜀芹



沈一珠 夏瑜

亲和力所吸引,便设法尽快与吴大维相见。一接触,更觉得他身心健康,生动、诚挚。尤其难得的是他身上有着可贵的童心,唯一的缺憾是他不踢足球。不过,吴大维热爱篮球。黄蜀芹想,球类运动应该有相似之处,不会踢足球可以想办法弥补……

护士长戏不多,谁都能演,但戏不多就不容易出彩,难演。黄蜀芹考虑很久,请来了马晓晴。黄蜀芹一直喜欢她的幽默感与表演能力。马晓晴有点犹豫,最后被黄蜀芹说服了——演个成熟的少妇会令喜欢她的观众惊喜。她来报到的第一天就说,“导演,放心。我会演出一个你没见过的护士长。”

眼看角色都一一到位,拍摄筹备也很顺利,就是女主角刘梅的扮演者迟迟定不下来。一天早上,副导演拿着一张照片匆匆赶来,说:“《电影新作》的编辑部主任推荐了一位,大家看看是否可以?”与此同时,黄蜀芹也不紧不慢地拿出一张照片,说:“这是我在一家影视公司看见的,我把照片借来了,大家看看可以哦?”结果两张照片放一起,大家乐了:原来是同一个人。

既然英雄所见略同,那就是她了——薛佳凝,上海戏剧学院一年级学生。巧合的是,她竟然是吴大维的超级粉丝。

1996年8月7日开拍的《我也有爸爸》,原计划45天完成。最后,实拍39天,于9月14日停机。缩短周期省下的钱,用于后期制作。摄制组用上了新式武器——AVID非线性编辑系统,它可以将声音变成可视的波纹呈现在屏幕上,随意组合剪辑。这在国产故事片制作上还是首次使用。副导演夏晓晴和录音师排上了十几条声音素材,用丰富多变的立体声效创造出激情与感动,营造出令人震撼的效果,弥补了拍摄机位不够丰富的缺憾。

这部影片包揽了第七届童牛奖四项大奖——优秀故事片、优秀导演(黄蜀芹)、优秀成人演员(吴大维)和优秀音乐(杨矛),还获得第十七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最佳女配角奖(马晓晴),黄蜀芹获最佳导演奖提名。在国外也获奖连连:1997年柏林国际电影节特别奖、印度国际青少年电影节最佳影片大奖。